



长空比翼

朱丹西 黎 静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長 空 比 翼

朱丹西 黎 靜 著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北京

長空比翼

朱丹西 黎靜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倉庫街1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號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3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2·插頁1·字數45,000

193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100册 定价: 0.20元

統一書号: 10051·169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写了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空的英勇战斗；并特别着重地刻划了新飞行员张雷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的成长。张雷是个性格倔强的战士，英勇、顽强，但最初由于不安心于当僚机，在一次战斗中，没有服从指挥，采取了自由行动，违犯了纪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下，认识到空中战斗配合的重要性。因之，在后来的战斗中，主、僚机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击毙了美帝“老油条”驾驶员斯瑟斯和维里，捍卫了朝鲜的领空，显示了志愿军空军强大的威力。

字幕：1947年4月。

拂曉。

黃河，不平靜的黃河。

山西某渡口。曙光里，可以看見河對岸高入雲際的山城。茫茫的白霧象一塊淡淡的輕紗，罩在它的上空。

黃河，將這無際的群山劈成兩半；那巨大的、永不停息的黃流，怒吼着向東南滾滾而去。

河東岸，河邊停着十幾條大木船，有的正在上人，有的已經離岸向河西漸漸渡去。

近處一條船上，人們正往船上走，拉着牲口，抬着物資。

張虎子，一個年青強悍的船工。他站在一條船沿上，眼睛向岸上看着，忽然蹲下身子，右手一扶船幫，往下一躍，輕輕地跳入水中，在沒膝蓋的水里向岸邊跳躍着跑去。很多戰士赤着腿，背着槍，抬着彈藥箱從他身邊走過。

張虎子跑到了岸上，破夾褲腿卷得高高的，幾乎到了大腿根，敞着懷，裡面露出了月白色底子、上面用紅綠綫綉着鴛鴦的兜肚。他臉上流着汗，頭上系着一塊已經發了灰色的毛巾。他有着中等身材，肩寬腰圓，胸前的肌肉高高隆起，濃眉下邊一雙大眼睛炯炯放光。他不住地向左前方看着，他正在幫助隊伍上船，在找活干。突然他看見了什麼，招着手，喊着：“等等，我來！”然後他把頭上的毛巾拉下來急急地在臉上擦了擦汗，一下把毛巾搭在肩頭上，就向前邊跑去。

四個戰士抬着一個沉重的馱子向停在河岸的船隻走來，

显然他們很吃力。

張虎子走到他們跟前說：“我來，讓我來！”

抬馱子的戰士們繼續向前走着，他們看了看虎子，其中一個戰士向虎子說：“張虎子，你不是說明天就和梅花結婚了么？我怕把你壓壞了沒人做新郎。”

虎子擋住他們的去路，雙手往腰間一叉，笑着說：“不怕！來！”他說完把腰一彎鑽到馱子底下，雙手用力抓住架子，說：“松手！”四個戰士听从地松了手，虎子晃了兩晃站穩了腳，推開扶着架子的一個戰士，輕輕地背着馱子向船上走去。

“老虎性子！”一個戰士看着虎子遠去的背影說。

船上、船下戰士們把虎子的馱子接上船去。

虎子直直地站在船邊，用毛巾擦着汗，一回头看見二團李政委正向這條船走過來，他叫了一聲：“李政委！”就跳躍着向岸上跑去。

二團政委李代，緊趕几步握住虎子的手說：“該歇一會了，整整忙了半夜，梅花呢？可惜明天喝不上你的喜酒了。”

虎子不好意思地扭過臉去，發現梅花從岸上跑來，他叫着：“梅花，快点，開船了。”

梅花飛快地跑着，跑着。

李政委站在虎子的背後向梅花招着手。

梅花气喘吁吁地跑到李政委他們跟前，把手中的手巾包裹到虎子的手里，說：“給你！”她回過頭來看着李政委，笑着說：“李政委。”李政委沒有說話，笑着點了點頭，他看着虎子打開了手巾包，手巾包里是兩塊米面窩窩。

虎子咬了一口米面窩窩，看了梅花一眼。

李政委玩笑地說：“祝賀你們白頭到老。”

梅花听李政委一說，臉紅了，她轉過臉去偷偷地笑了，兩個淺淺的笑渦出現在她那丰满的臉上。一陣春風吹過來，

吹掉了她头上的毛巾。

虎子搶上几步，替她拾起毛巾来，看了看，見毛巾的一个角角上用紅綫繡着一支梅花，他抬起头看着梅花。

梅花嬌媚地看了虎子一眼，搶过毛巾向船那边跑去，她那条長長的辮子在背后摆动著。

虎子用力咬了一口米面窩窩，幸福地笑着，呆呆地看着梅花的背影……。

李政委用手指在虎子的肩上压了压，又向前指了指，然后和虎子也向船边走去。

梅花被一个战士拦在船边。战士說：“老乡，这是軍船，不能上。”梅花固执地說：“自家的船为什么不能上？”

李政委的声音：“叫梅花上去吧！人家过河西接她老娘去。”李政委一边說着，一边和虎子来到船边，他左手扶在虎子的背上，右手提着一双鞋，褲腿高高地卷起。他亲切地对梅花說：“上吧！”梅花双手一按船帮，托地跳上船去。

船在水里移动着。

河岸悄悄地留在远处。

虎子和船公們搖着船。

梅花站在离虎子不远的地方。

李政委坐在梢公跟前的船沿上。

船爬上了浪头，浪花在飞騰。

天空，出現了一对敌机，机身上塗着国民党党徽，机舱里却坐的是美国飛行員。飞在前边的一架，飛行員叫斯曼斯，瘦長臉，黃頭髮，眼睛和眉毛几乎連在一起。飞在較后的一架，飛行員叫維里，面形上下沒有左右寬，因此，除了飛行帽和氧氣口罩外，就只能看到一个蒜头鼻子。鼻子上面常常睜着一只眼睛，緊緊盯住他的長机。

虎子仇恨地盯住敌机。敌机从他头上掠过。他用力摇着船向西岸划去，船离西岸还有五、六丈远。

一阵刺耳的哨音过后；船的四周連續落下来几个炸彈。炸彈爆炸，激起了条条水柱。

虎子的船，斃断了。

船帮被炸掉一块，李政委和几个战士落下水去。

梅花惊慌得拼命地喊着：“李政委，李政委，掉下去了！”

虎子猛一轉臉見李政委在水中掙扎，他迅速地甩掉棉衣，一头扎到水里。

船上的人們忙乱着。

船帮上，一股碗口粗的水向船里涌进来。梅花急忙脫掉棉衣，团了几团堵住洞口。她看見虎子把李政委从水中拖出来……。

虎子拖着李政委游上了西岸。他放开政委，轉过头来一看，見他的船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搖摆着。

又是一陣刺耳的哨音，一声巨响，虎子的船被炸翻了。人們在水中掙扎着，喊叫着。

物資、牲口、破碎的船板在水中漂浮。

虎子吓呆的臉上冒出汗来，他突然惊醒似地發現梅花在水中掙扎，一时她从水中冒出来，一时又被浪头打下去。虎子一头扎下水去，本能地又冒出来，順流游去；他游着，游着，忽然看到前边水面上漂着什么，他用力劈开浪头，冲过去，猛向前一扑，抓住了它。

一块湿淋淋的毛巾紧紧抓在虎子的手里，他一边游着，一只手把毛巾抖开，見毛巾的角角上綉着一支梅花。他惊叫：“梅花！”

敌机从他头顶上飞过去。

虎子万分仇恨地望着飞去的敌机；敌机又在轟炸远处的

渡口。

虎子从浪头上冒出来，一下子又被另一浪头吞沒了。

敌机的轟炸声和滾滾的黃河奔騰声混在一起。

黃河在奔騰着。

浪花在翻滾着。

字幕：片名，制作者……。

1952年冬天。

沈阳車站。站牌子下边堆滿了物資，几个大木箱上印着“抗美援朝”的字样。

候車室里，已經挤得滿滿的，人們被烟霧籠罩着，人群在蠕动着，喧嘩着。

站台上，人們走着，跑着，有的就地而坐，有的臥在地上，也有人圍在一块吃东西，或是在談論什么。部队上的人特別多，他們急急行走，互相問候，或是热情地握手。这一切显出战争时期的忙乱、緊張的气氛。

楊华（梅花）穿着一身志願軍的軍裝，从車站入口处挤进来，急忙忙向地下道走去，一直走到第二站台，她站住了，看着剛剛进站的火車，微微喘着气，把帽子摘下来，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塊小手巾来，匆匆擦去臉上的汗水，戴上帽子。她的动作是那样敏捷，看来她比參軍前利落多了。

列車开进站来，車身上写着“安东——沈阳”。

楊华一边向前快步走着，一边看着下車的人們，突然她站住了，向立在車門前的列車員問道：“請問，从朝鮮回来的伤病員在那节車箱上？”

列車員回答：“这列車沒有伤病員！”

“真的？一定是你不知道！”楊华急切地說着，眼睛又向前

边看去。

列車員說：“那你再打听去吧！”显然他有些不滿。

楊华繼續在人群中向前走着。

志願軍空軍師政治委員李代，从倒数第三节車箱里走下来，肩上披着一件軍大衣，手里提着一個小帆布箱子。下車后，他把箱子放在站台上，習慣地整了整軍風紀，向左右看了看。这时，他看見楊华从他身边走过去，見她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拦住了列車長。

“車長同志，这列車上有沒有伤病員？”楊华問。

列車長边走边回答：“沒有！”

“沒有！为什么？”楊华問。

“不知道，噢，可能是夜車来，因为白天有空襲，我是听說的，可不保險，你再去……。”車長隨口答着，哪知楊华老早停在那里，車長並沒有發現他最后的两句話在他左右已經沒人听了。

楊华呆呆地站在那里，她有点焦急，一抬头，她發現李政委直盯着她，她生气地把辮子用力往后一甩，就向出站的方向走去，当她到李政委身前时，不覺回头看了他一眼。她好像想起了什么，皺着眉头，放慢了脚步。

李政委搖了搖頭，右手提起箱子向站口走去。走着，走着，突然，走到他前边的楊华轉过身来，停在他面前，看着他，問道：“你是不是二团的李政委？”她紅着臉，張大眼睛，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李政委吃惊地說：“梅花！哎呀，是你，你还……。”楊华急忙赶上去一步，抓住李政委的手說：“活着！活着！我还活着！”她被这突然的巧遇激起一陣兴奋，五年前黄河岸上的情景又一次涌上她的心头。她激动，惊喜，眼里含着泪，笑着。然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忙用手巾擦眼泪。

李政委兴奋地說：“太好了，梅花，你还記得虎子嗎？”楊華被這句話惊醒似地忙問道：“記得，記得，他在哪兒？”她急切地需要知道虎子的下落，她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希望。

李政委向她述說着：“……他以為你犧牲了，到你家看了看，等了几天還是沒有消息，他就參軍了。就在我哪個團。後來当了排長，一直到50年，我調到空軍他还在那兒……。”

楊華壓着內心的不安，靜听着李政委的每一句話，臉上時時飛起喜悅的紅暈。這時她才發現李政委的箱子，她把右邊的一條辮子往後一甩，就伸手去提箱子，李政委攔住她，提起箱子和楊華肩并肩地向前走着。

楊華竭力裝出平靜的樣子，低聲地問道：“政委，他現在……。”她呼吸有點緊張，心神不安，本想一下把藏在肚子裏的話全說出來，但她又不好意思，雙手一股勁地在擺弄着一條辮梢。不時側着臉看着走在她左邊的李政委。

李政委：“後來我就不清楚了，不過你別急，我一定幫助你找到他！把你的通訊地址告訴我。”

楊華懷着複雜的心情，從衣袋里掏出一個日記本來，她翻開本子，拔出鋼筆，彎下腰去，急急地在上邊寫着。

李政委又親切地對楊華說：“告訴你，虎子到部隊以後就改名叫張雷了。你看，我這兒有他的照片。”說着他從衣袋里掏出一個日記本來，在里边翻找着。

楊華把寫好的地址從日記本上撕下來，拿在手里，激動地等待着張雷的照片。

李政委把張雷的照片交給楊華，順手接過楊華寫好的通訊地址來。

楊華忙把照片舉到眼前，只見照片上張雷精神充沛，軍容整齊，正在向她微笑。楊華再也壓不住內心的激動，兩道熱淚直流下來。

李政委看見紙上写着：“志願軍朝鮮江北醫院，楊華。”興奮地說：“好啊！在朝鮮咱們只隔着十五里路，我就在江北機場。”

他們親切地交談着，走出站去。

二

朝鮮。

碧藍的天空。遠處，披着銀裝的山峰；森林。

江北機場。

一輛小吉普車從遠處駛來，車在塔台近處停住。師長方斌從車上下來，他穿着飛行服，手里提着圖囊。他向塔台走着，不時向給他敬禮的人們還着禮。

方師長是個人經戰鬥的老戰士。他喜歡忠實地報告成績，坦白地承認錯誤；嚴肅起來使你不安，慈祥的時候又象個老媽媽。他走近塔台，向站在塔台上的王忠大隊長問道：“誰在飛？”

王忠立正說：“張雷！”

天空，一架銀光閃閃的飛機在急速地盤旋着。張雷出現在機艙里，他微微擺動着頭，看着機翼下那白帶似的公路，和那條彎彎曲曲銀鍊似的江河，5號橋橫臥在江河上。他稍稍把機頭拉了拉，飛機順從地向高空飛去。此時，張雷說不出的興奮，高興這架飛機是這樣的得心應手，同時也有點滿足自己的技術。

方師長盯着王忠問：“你覺得他飛的怎麼樣？”

王忠肯定地說：“不錯，在新來的飛行員中他的技術最好。”

“思想呢？他不願意當僚機，你要注意。”方師長一邊囑咐着王忠，一邊不住地看着天空。他從參謀甲的手里接過望遠

鏡來，向天空搜索着，忽然他發現張雷在天空做着橫滾動作，火了，忙說：“看！看！他那是干什么？”

天空，張雷的飛機一連做了三四個橫滾，飛機改平後，猛地一轉彎又向高空飛去。顯然，他是過分滿足自己的飛行技術，同時也是對於分配他給王忠大隊長當僚機感到不滿，特別是和他一塊來的劉峰當了長機，這對他的刺激很大。因此，他不服氣。他做了幾個橫滾動作，顯示一下自己的技術。

張雷右手剛要加大油門，想再做幾個特技動作，這時，耳邊傳來了：“08號關門，08號關門，東島”的聲音。

張雷急忙回答：“08號明白。”他這才發現自己沒有按照飛行計劃飛行，心裡有點慌，也許會因此受到師長的批評。他著陸了。

方師長生氣地在塔台附近走來走去，突然他停住，瞪着大隊政委張文說：“叫他來！不！讓他自己來報告，翅膀硬啦！”說完他轉過身去，氣憤地看着停機綫。他結實的身子骨象一堵牆似的，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要是從背後看，你一點也不會相信他已經三十多歲了。

張文嚴肅地立正站在那兒，眼睛一直看着方師長。

方師長轉過頭來，皺着眉，眼里射出兩道利劍似的眼光，正對着塔台上的王忠說：“大隊長同志，飛行員不執行飛行計劃，你說應該怎麼辦？”

“應該批評！”王忠答。

“什麼？批評了事？大隊政委同志，你呢？”很明顯，師長對王忠的答复很不滿意。

張文認真地說：“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假如張雷同志是因為昨天宣布他給大隊長當僚機，不滿意，所以才故意顯露一手的話，這種思想是危險的，這種行為是……。”

猛然方师长向張文做了个停止的手势，看着他摇摇头說：“張文啊！張文，你太罗嗦了，我总觉得你象电影上的人物似的。”方师长認為張文对張雷的思想估計是对的，但他深深覺得他說話太罗嗦，这使他很不习惯。話一出口，他又覺得剛才的話說得太挖苦了，不禁笑着走近張文。

張文見师长笑着走近他，知道师长对張雷的气已經消了一半，就搶先一步严肃地向师长立正。

方师长看着張文那股認真勁兒，一下把飞行服上的拉鎖拉开来，哈哈大笑起来，他笑着向休息棚走去。

張文也笑了。

王忠不放心地对張文說：“师长一定会处分張雷！”

張文說：“我看，不会。”

他們也向休息棚走去。

飛行員休息棚。一大堆人正圍着張雷七嘴八舌地說着。馬星关切地說：“張雷怎么搞的？”很显然馬星沒有把話說完。他和張雷是一齐来的，在航校就是最知己的朋友，从那时他就知道張雷背着个不願当僚机的包袱。正在这时，站在他身边的刘峰粗声粗气地說：“張雷呀，这下你可露臉了。”張雷臉上的笑容一下不見了，并且狠狠瞪了刘峰一眼。刘峰这才意識到剛才那句話說走了嘴，伤了張雷的自尊心，一时轉不过話来，就不自主地倒了一碗开水送到張雷的面前。張雷接過水順手在装点心的鉄筒里找吃的，可是筒子里已經光了。

“这里有，这里有。”女护士小郭急忙从另一个筒子拿出两块蛋糕来遞給張雷。

張雷抬头，一見站在他眼前的小郭，不觉怔住了，他呆呆地望着她，嘴不由己地說：“你是？”

小郭：“我是小郭！”小郭也看着他。

張雷不自主地又輕輕地說：“這不可能，這不可能！”

小郭：“怎麼不可能！我就是小郭嘛！這誰不知道！”大家哄笑起來。

周貴碰了碰站在他身邊的馬星說：“我看張雷有點神經病。”

馬星：“別胡說。”

張雷一見大家在笑嘻嘻地看着他，覺得臉上有點發燒，舉起手中的蛋糕來，大口大口地吞食着。

一陣飛機着陸的聲音。張雷仍在低着頭吃蛋糕，他下意識地從懷中掏出一條毛巾來，擦了擦嘴，看了看毛巾。毛巾角上繡着一枝鮮艷的梅花。他低下了頭在想什麼。

小郭不敢驚動張雷似地從他面前蹣手蹣腳地走過來，走向大家，大家靜悄悄的。

方師長走到休息棚來，見大家悄悄的，又見張雷低着頭，手裏拿着一塊毛巾，就以為是大家批評了他，不覺心軟下來。

大家見師長來了，都立正站着。

方師長向大家點了點頭，示意大家少息，然後走到張雷身旁。

張雷抬起頭來，眼淚滿眶，看着方師長。

方師長溫和地對張雷輕輕地說：“去飛編隊吧！”

張文用左手碰了碰王忠，向他擠了擠眼。

王忠會意地笑了。

三

大地復蓋着厚厚的積雪，樹梢開滿銀色的花朵。只有一條平闊的公路醒目地躺在这白雪中間。

遠處，駛來一輛中型帶棚汽車，車身是綠色的，它通過生滿樹木的丘陵地帶，然後行駛在一段筆直的公路上。這條

公路是由机场自南而北直通江岸，如果顺着这条公路由机场往东南一拐便可直到铁路线。江北后方医院正是在机场与铁路之间。

汽车飞驰着，渐渐驶进一片树林中，2925部队的办公机关就设在这公路西边，飞行员的宿舍在偏南的一个土坡上，宿舍是一层比一层高，建筑在天然的坡地上，被浓密的树林紧紧环抱着。

汽车在通往宿舍的路口上停下来。

王忠、张雷、刘峰、马星、周贵等跳下车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走近宿舍。

张雷下车后背对着宿舍站在那儿不动。

汽车开走了。

大家纷纷走进了宿舍，马星一手推开房门，一面转过头来叫：“张雷，快洗了脸吃饭去。”

“我等一会。”张雷回过脸对马星说。

马星关上門，返过身来，对张雷说：“我说你这人哪！”

张雷向马星招招手，然后向左前方的双杠跟前走去。马星也跟着走过去。

张雷手扶双杠一用劲，坐到双杠的一头，用一只脚别住了一根立柱，腾出双手来，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给了马星一支，自己放到嘴边一支。马星掏出打火机来，打着火先给张雷点着，又点燃自己的。

张雷吐出一口浓烟来。马星顽皮地学着张雷也照样吐了一口烟，两眼看着张雷的神气，说：“有话就说，快吃饭啦。”

张雷突然用手一按双杠跳了下来，“不说了！”白了马星一眼就向宿舍走去。

马星没有动，仍旧站在那吸烟，偏着头望着张雷的背后不觉笑了出来。忽然，张雷又转过身来，走到马星面前，重

新跳上双杠，坐在那深深出了一口气。馬星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然后他熄灭半截香烟，向張雷說：“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而且你要說的話我全知道。而且你一定先不开口，等我把你的思想說出来，說完了以后你一定要說，什么文化高啦，廢話啦，机灵鬼啦，諷刺我一頓。”

張雷打斷了馬星的話，低声地說：“說吧！”

馬星拍了張雷大腿一下說：“听着！第一你对敌人有無限的仇恨。”

張雷：“廢話，說別的！”

馬星：“看！来了吧！第二从參軍的头一天起，你就是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說完馬星又拍了張雷的大腿一下。

張雷猛地推了馬星一掌說：“你有毛病？老拍我大腿干什么？”

馬星又要拍張雷的大腿，不想叫張雷推开了他的手，馬星立即說道：“第三，在航校學習成績不錯，有些自滿情緒。”

張雷有些緊張，把头一擺說：“快說，第四？”

馬星：“可不准发火。”張雷点点头，馬星又接着說：“刘峰的技术不如你，他当我的长机你不服！”

張雷一直腰差点从杠子上掉下来，馬星忙扶住他，說：“怎么，火来啦？”張雷說：“机灵鬼，还有呢？”

馬星說：“还有，我怕你从双杠上掉下来。”

張雷：“廢話！”

馬星放低了声音，关切地又說：“你想当長机，因为长机攻击敌人的机会多，当僚机責任重，立功的机会少，一般說你不願意当无名英雄，具体地說，你怕給大队长当僚机出了毛病担負不起，还有你……。”

張雷：“够了，够了。你也不怕舌头上打泡！”說着从双杠上跳下来，走近馬星。馬星怕挨揍似地向后退了几步。